

劇情的結構

(上)

Busfield, Jr.著
鄧綏寧譯

情節僅僅是屬於被編排了的故事的一種模型。

——薩姆塞特毛姆

無論如何，故事必需成爲許多讀者們的主要趣味，但它無需成爲作者的主要趣味。

——亞歷山大密爾恩

情節就是以作者的意旨而被編排和擴大了的故事。作者的意旨編排故事成爲情節往往是一種潛意識的。在創作進行中意旨可能達到客觀的存在，如同劇本的主題。

把情節與故事視爲相同者確有其可能性，然而在現代戲劇中這兩者則迥然有別。如果十位作家以同樣的故事各寫一個劇本，大概每一劇本都具有其他劇本顯然不同的情節。每一位劇作家都會直覺地編排故事的要素以反映他自己的觀點。他或許選擇在故事的開端寫起而順年代地加以解釋，或者他可能選擇在接近故事的中間或結尾寫起而藉補敘以前所發生的事情。他決定如何表現他的故事便是情節的構造。如前所論述者，要想把人物的創造與構造情節那種非常機械的工作分開，則至爲困難，因爲劇本的故事既需由人物的行動產生出來，也需由人物的行動加以解釋，這兩者必須同時兼顧。

情節的重要

我們該記得當希臘的批評家兼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把情節列爲戲劇的第一要素時，是由於他目睹雅典戲劇的效果建立在它的觀眾以及他們對於戲劇的行動所發生的興趣上，亞理士多德的這一主張完全是根據他的觀察人發出來的。戲劇既然是從人物在行動中產生出來，則劇作家就要多關心人物的創造，這是因爲觀眾對於人物所發生的事情特有興趣的緣故。

故事與情節

有一件事我們可以放心：現今的觀眾對於往日呆笨的情節已經感到厭煩。

在劇本情節的結構中，劇作家很像熟練的工程師或繪圖者，仔細而辛苦地計劃出總模型中每一個樑的位置。這樣的一種工作需要非常特殊的人才。正如德魯廷(John Van Druten)所說：「一個好的情節需要特殊的一種頭腦去創造它……它需要一種數學上的智慧本能，一種結零碎爲整體的力量，因此在貫穿各個枝節上很合於邏輯地由此引到彼而相互連結起來，然後把全部東西投入整潔的包裹中以便結束。」

倦。如喬治凱雷(George Kelly)所說：「呆構的劇本——即每一件事情都計劃安排在一種易於認識的模型之中——很明確地已不合時尚。今日的觀眾所需要者乃是人物的劇本——在此種劇本中觀眾無從確知人物將逐次做些什麼。」這就是現今把握的特質。

富有刺激性的國王，在文學中是很著名的。這個人殺死他自己的父親而娶他自己的母親，這個故事經歷若干世紀以不可計算的形式一再的被敘述出來。最初的故事，當梭浮克立斯（Sophocles）在他的劇本「愛德帕斯王」（*Oedipus Rex*）中處理時，為情節與故事的基本的不同，提供了個卓越的範例。

愛德帕斯的故事實際上在他誕生以前就開始了，那是當災禍將降於凱德繆斯王族（House of Cadmus）的時候。當愛德帕斯降生了，他的父母聽到一個預言，那就是這個孩子有一天將殺死他的父親，而且將辱及他自己母親的臥榻，為了阻止這種意外事件的發生，他們把這個孩子交給一個牧人送到山中棄置在岩石上任他死去。但這個牧人却把孩子交給從鄰國來的一個牧人，而這個牧人把孩子帶回交給他的國王和皇后，他們決定把愛德帕斯當做他們自己的兒子養活起來。當這個男孩子到了成年，他聽到了有關他將來的預言。他相信養父母是他的生身母親和父親，他衝動地企圖把命運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中。畢竟他推論到如果他離開這個國家，這個預言將永遠不會實現。他決定航行到西比斯去以逃避這種災禍。在他上岸以後的不久，他同一位卸着戰車的武士發生一場衝突，因為這位武士拒絕給他讓路。一場打鬥因而發生了，愛德帕斯殺死了西比斯的武士。其後他到了西比斯城，同時發現這座城被一個獅身女面長着翅膀的怪物所造成恐怖支配着，因為這個怪物需要以活人為貢物。愛德帕斯接受這個挑戰，擊敗了這個獅身女面長着翅膀的怪物，因而他成為西比斯的英雄。同時奉獻他以王冠，他接受了這頂王冠，後來他把這個自由市府的寡婦皇后做為新娘。預言終於實現了。在十字路上被殺死的武士是他自己的父親，而新娘便是他自己的母親。

雖然如此，當劇本的行動開始時，愛德帕斯對於他曾經做過的事情則毫無所知。他僅僅知道他的王國被一種嚴重的風疫所困擾，他誓約排除惹起這個城市陷於如此恐怖不安的任何人或事物。梭浮克立斯選擇接近故事的結尾處開始，描寫愛德帕斯發覺了他自己犯罪的那些恐怖的時間。在發覺的過程中愛德帕斯傳奇的全部故事在劇本的行動中揭發出來。梭浮克立

斯集中交點於愛德帕斯的努力發現真相上，這種行動是從愛德帕斯的性格上產生出來的，同時也是這種行動導致悲劇達到最後的結局。
關於巧妙而精密計劃劇本故事的最近的一個例子，就是「凱恩艦叛變的軍法會議（The Caine Mutiny Court Martial）的編劇。軍法會議發生在接近小說的結尾處，其行動已經順年代地解說給讀者——按照事件的發生。在劇本中，背景幾乎完全在裁判室中，凱恩艦叛變的全部故事則嵌入追溯既往的行動中。在最後的一幕之前，作者希爾曼沃克（Herman Wouk）曾經透過說明重述他的小說故事線索，其浪漫的次等情節則取消了。

情節的基本要素

在劇作家的觀眾與尋求戲劇的材料兩章中，曾經表示為了劇本具有戲劇性的存在，觀眾必須偏圍劇中主要角色以探求欲得的和有價值的目的。如果其目的是不值一提的，則觀眾與劇中主要角色的契合將是一種痛苦的結合。如果其目為觀眾希望劇中主要角色達成者，他們大抵與劇中主要角色共同奮力以求其實現。

劇中的主要角色可能是個人或者一個集團。在現代戲劇中，大多直接地論及社會問題以及某個集團為達成其公共的目的而奮鬥，劇中主要角色往往是集團多於個人。

雖然如此，第一，必需有一個主要角色，第二，必需有一個目的。依照古典的定義，如果主人公達成了目的，這個劇本就是喜劇；如果他沒有達成目的，這個劇本就是悲劇。然而使一個喜劇或悲劇完全適合公式並不常常可能的。我們只能承認觀眾往往被爭鬥所滿足，雖然其目的將永遠不會達成。這是一些嚴肅的戲劇中所有的實例，而在古典的悲劇中亦復如此。

在人物的創造一章中，關於創造可愛的主要角色，即觀眾所關心的角色，已經討論過了。主要角色們必需為意志，決心，或欲望所驅使而向觀眾希望他們達成的目的進行。但僅僅創造出一個可愛的主要角色和一個有

價值的目的，還不能從其自身產生戲劇。如果劇中主要角色在達成目的之經過中沒有任何事物的阻撓，則就沒有戲劇可言，因為戲劇，喜劇或者悲劇，大多全然地描寫主要角色為達成其目的而奮鬥。必需有敵對勢力的衝突，而這種衝突便構成一種障礙使主要角色去克服它。就在這種敵對意志的衝突中便產生了戲劇的行動。這種衝突可能發生於主要角色的內部，或是從外面來的。假定主要角色意欲同一目的，那麼就要專心阻撓他們達成其目的。如是則目的的自身便可能成為障礙而使主要角色去克服它。無論任何情形，構造情節的基本要素，就是主要角色，目的，以及必需克服的種種障礙。

危機與高潮

自「危機」和「高潮」這兩個名詞最初介紹在戲劇的理論法則中以來，在戲劇家之間曾經引起糾紛。所謂「危機」和「高潮」，那就是說一個劇本需包含許多小的危機和高潮，但是只能有一個最大的危機和高潮。有些理論家曾經把這兩個名詞視為同義語而互相交換運用。

如果我們暫時離開戲劇寫作的範圍，這兩個名詞會引起小的糾紛。例如，轉入醫藥的範圍。有一個生病的孩子，他的病是否能復原尚在疑問之中，據說必需度過一次危機。母親和父親忍耐地坐在床側，無可救治的，等待最後的結果。他們除了等待以外沒有任何事情可做。醫師們已經運用一切醫藥的知識而自由地去醫治。時間由幾分鐘而增到幾點鐘，直到最後醫師走近床側。父母期待地，恐懼地向前傾倒。這時醫師要做兩件事情中的一件。他或者診斷孩子的脈搏，然後揭起被單蓋在他的頭上，或者轉向他的父母說，「危機過去了，他將平安無事。」這種延長的「危機」已經達成一種「高潮」，而瞬間的存於其參與者所產生的效果之中。

這之間發生了什麼事情呢？好啦，父母——以及觀眾——已經在不知而知的情況中度過了。其問題在懷疑中為時甚短，而其結果最後已經知道了。

當危機和高潮這兩個名詞應用於劇情的結構上究竟有多少不同呢？極少。當劇中主要角色努力反抗面對他的障礙時，他經過了連續的危機，每一個危機都因衝突之結果的知識而逐漸加強。劇本的每一不同的場面或情況可以說都有危機達成立即知道的小高潮。主要的危機和高潮很自然地涉及基本的問題，而這一問題便給劇本以存在的理由。關於劇中主要角色究竟將達成他的目的抑或失敗這一主要的問題畢竟要解答出來的。所有以前的行動都趨於這一剎那，所有小的危機和高潮，都成為上升的行動而構成劇本的主要高潮。所有那些都追隨着意志而進行，由於需要，最後則成為下降的行動或收場。

在寫作開始以前必需完成劇情的結構

正如人物必需在開始寫劇本以前完全創造了一樣，劇情的結構也必需在寫作開始以前完成了。

有幾位劇作家曾經解釋他們拘泥於在寫作開始以前完成劇情和人物的命令。歐文戴維斯（Owen Davis）曾經說過，「我從不開始寫作，直到我解決了每一樣問題，描畫出每一個人物，而且完全計劃出我的故事線索。」另一位劇作家的話被引用說，「的確，編寫一個劇本我將會失敗的，除非我長時間努力於情節，而且在寫對話的詞句之前把每一種事情都預先計劃好了。」

在論人物的創造的一章中，瑞琪爾克洛瑟斯小姐（Miss Rachel Crothers）被引用說寧取人物而不取情節。那是很有趣的；注意她也說過：「當我在紙上寫任何事情之前，我什麼都不寫，除非是簡單記憶的註解。我要清楚地了解這個劇本將有怎麼的結局。」

那麼，劇作家在寫劇本之前如何結構劇情呢？好啦，一個可以信賴的方法就是從劇本大綱寫起。霍普伍德（Avery Hopwood）有一次曾經說過，「我必需說劇作家在一個完全的劇本大綱未寫好時就開始寫劇本將構成一種難以相信的困難。」（下期續）